

## 楔子

這一世，蓮葉初相逢。

仙草園是王母娘娘在人間培養仙草的一處別院，裡頭風景秀麗，仙霧裊裊。

雪毅塵躺在一片異常碩大翠綠的蓮葉上，叼著根草葉、枕著手臂曬太陽，長髮如墨綢般，披散在蜜色的肌膚上，身著青色長衫的他，在這一大片清雅碧綠的蓮葉中增添了一抹英氣。

在兩道他未曾察覺的柔和目光下，他星眸半闔、四肢放鬆，似乎快要睡著。

晨風吹在他的面頰上，癢癢的，猶如一雙溫柔的手在臉上嬉戲著。

他閉著眼笑了，歪了頭，喃喃道：「別鬧了，再讓我睡一下。」

「再睡下去，你可要被打回原形了。」溫潤的聲音淡淡地響起。

雪毅塵一驚，惶惑地睜大眼，趕忙從蓮葉上跳了起來。這才發現自己面前正立著一個白衣男子。

鳳目寧和，溫雅如蘭。

雪毅塵瞪大眼睛痴痴盯著他，腦中只浮現這兩句可形容眼前人的話。過了好半晌，他才驚覺不妥，急急跪了下去，明知自己應該快點求仙人饒命才是，但心裡卻又不想太快離開眼前的白衣仙人，張了張嘴，最後仍一個字也沒說。

正當他為自己的想法感到困惑時，淡淡的輕笑傳入他耳中，「沒見過像你這麼笨的小妖，為何闖進仙草園？」

雪毅塵怔了怔，低著頭道：「因為蓮花的味道太香了。」

是啊，他真是笨，早該聽師父的勸別亂闖，瞧肆意闖入的後果就是被駐守的神仙抓個正著，受罰事小，也許還會被仙人取出他的蛇膽來煉仙丹。

突然浮現的想法令他膽怯，他下意識地抬眼看向白衣仙人，卻在接觸到那雙墨黑溫潤的眼睛時，忘了呼吸。

那清雅的仙人微微一笑，輕聲說道：「來吧，我帶你出去。幸好你遇上的昰我，若是遇到守園的神君，你可真要被抓去煉仙丹了。」

聞言，雪毅塵的心上一跳，乖乖地變回原形——一條青色的蟒蛇。他的原形本是巨蟒，如今他特意縮骨，將自己變成一條小蛇，好讓仙人將他藏匿。

白衣仙人要他纏在他的手臂上，收在寬大的衣袖裡。

雪毅塵乖乖地待在他衣袖裡閉著眼，一動也不敢動。

他的衣袖裡隱約透著香氣，聞起來清新淡雅，而他纏繞著他的手臂，光滑的皮膚相觸，可以感覺到仙人溫暖的體溫。這一切令雪毅塵的心裡矇矇似有所動，又無法言說。

只感覺自己的心拚命的鼓動著，活了五百年從不曾如此的悸動，在這一瞬間，快得像要跳出胸臆。

相識的美好不過是兩人苦難的開始。

雪毅塵被押到天界大殿上，被天兵壓倒在地，屈辱地承受滿殿仙人鄙夷的眼神。

「我不服！」他冷眼瞪著眼前的天界眾仙。

鳳儒君指著他的鼻子罵道：「你不服什麼？你與玉靈君仙妖殊途，相戀已是犯了天規，且又做下苟且之事，你們的所做所為實乃天地不容。」他看向玉帝，接著雙手一揖，神色凜然道：「玉靈君受美色所迷，犯下這等大逆不道之罪，應速速除其仙籍，打入人間！」

玉帝看向一邊始終沉默的白衣仙人問道：「玉靈君，你可有話說？」

「青嵐對所做之事並不後悔。」玉靈君抬起溫和的眼眸，靜靜地望向跪倒在地的雪毅塵。

眾仙都瞪大了眼，鳳儒君更是手指發顫的指著他斥責，「你、你簡直冥頑不靈！」

「既然如此，你便要接受天規的處罰。」玉帝似乎輕輕一嘆。

「青嵐明白。」他神色平靜，目光坦蕩。

太上老君站在一旁直搖頭。

「小蛇妖，你還是不服嗎？」玉帝目光轉向雪毅塵。

「要我服什麼？我並未做出傷天害理之事。只因為我身為低等的妖，戀上仙人，便是大逆不道這種荒謬的理由我為什麼要服？我和他都沒有錯！錯的是這天界的規矩！為什麼妖就不可以喜歡仙人？」

雪毅塵目光無懼地瞪著玉帝。

他的話令眾仙聽得冷氣倒抽。這小蛇妖未免太過大膽，竟敢如此胡言亂語，簡直不把任何人放在眼裡。

這就是天界最寧靜優雅的玉靈君喜歡上的人？他若是思戀凡人也就算了，偏偏喜歡上一個無知愚蠢的妖？

眾仙忍不住在心中輕蔑鄙夷，只覺這事荒謬到極點。

玉帝竟看著雪毅塵微微一笑，「那麼，你可願與我一賭？」

「賭？賭什麼？」他一怔。

「你認為天規和禮法不近人情，是錯的。那我問你，若你們的身分立場對換，你可還會不顧一切地戀上他？」

「當然。」雪毅塵望向青嵐的目光堅定、沒有遲疑。怎麼不會呢？無論他是什麼樣子，只要他還是他，他怎麼可能不戀上他？

「那麼，我們便來賭一下。賭你與他地位互換之後，是否還能衝破這世俗的規範，保全你們的愛情？」玉帝眼神清明，看了看雪毅塵，又看向青嵐，「若你們贏了自然平安無事，玉靈君，你可願一賭？」

青嵐看了看玉帝，眼神落在雪毅塵倔強的臉上，目光閃動，沒有說話。

雪毅塵握住了他的手，倔強的眼神就像一頭要衝破阻礙的犀牛，「當然賭！」

## 第一章

下一世，月夜相逢。

月光下，他見一人將旖旎的水袖拋出，在地上舞出一段長長的惆悵。

腰身輕折，透著媚色。

水中映出一張模糊的臉，細長的眉、緋色的唇，還有唇畔一點撩人的痣，冷清卻又嫵媚，他試圖看清那人的模樣，卻始終如被煙霧遮掩般，看不清……

雪毅塵會注意到那個男子，是因為他的舉動。

眼前是破舊的屋子、頽敗的瓦礫，那名男子手裡拿著一只碗，正在餵一個看起來四、五歲的瘦小女孩喝水。

男子墨色的眸子閃著柔和的光芒，只靜靜的，疼寵的注視著小女孩。

雪毅塵看到那雙眼的時候，心裡莫名的有些波動，閃過一股悶悶的情緒。

他覺得男子的眼睛很好看，讓他想起自己戀慕的那個人。

那個人向來清冷孤傲，與自己的距離太遙遠，但此人雖有一雙與那人相似的靈慧之眼，且他身著青衣，與那人的習慣一致，透著的氣質卻極不同。

貧民窟中竟有如此清雅溫潤的男子？

順著主人的目光，毅王府侍衛長夜離也望見那男子，隨即發出一聲輕唾，急急忙忙的拉上車簾。

「夜離，怎麼了？」雪毅塵對他的舉動很不解。

「王爺，此乃賤民所居之地，莫往外探頭，免得污了您的眼睛。」夜離神色鄭重地說。

雪毅塵愣了一下，隔著簾子，只能朦朧看到那男子單薄而修長的身影。

對方穿的衣服樣式他未曾見過，袖長襯長，給人一種輕渺飄逸之感。

「夜離，這人的衣服為何如此奇特？」他不禁輕聲詢問，想看得清楚些，仍將簾子微微掀開。

「那是舞人的衣飾，瞧他這裝扮，定是城裡風月樓的舞人。」夜離神色帶了點輕蔑，只朝男子瞟了一眼便收回視線。

「風月樓？」雪毅塵挑了挑眉，並未聽說過這個地方。

他在外帶兵打仗多年，前些日子才剛從邊疆返回京城，對京裡現在的事物都陌生得緊。

「那是城裡一處歌舞之地，館有許多舞人，歌舞表演甚是有名，最出名的是『飛天』，是種將人綁著在半空中飛舞，難度極高，但舞姿翩若驚鴻的舞蹈，表演時甚是耀眼。」

「那為何……」雪毅塵回眸看向夜離，不解他臉上的輕視之色。

「王爺有所不知，這些舞人雖是以舞迎客，但若被客人看上了，也可悅人。總之不是什麼乾淨的東西，王爺就別再詢問了。」

雪毅塵聽了沉默不語，忽然拉開了簾子，對車夫輕喊道：「停下。」

夜離怔住，不知王爺想要做什麼。

雪毅塵沒有理他逕自下了車，身著王族紫色袍服的頑長身影很快走遠，只留下淡淡的話語——「他們亦是我夏慈子民，為何要避開？」

只有雪毅塵自己知道，他下車其實是有一些私心的，只是想看清那男子的模樣。一走近，男子的容貌讓雪毅塵不禁讚嘆，他找不出能夠形容這張臉的詞彙。

那樣精緻清雅的一張臉，真的很難相信，這是一個平凡舞人的面容。

他的容貌雖精緻得有如女子一般，但眉間卻隱隱有股堅毅之色。

有意思，這人越細看越像他心裡的那個人了。

只是那人遠比這舞人高貴許多，他臉上常有的驕傲自負，在這舞人身上則是半分也尋不出來。

他又注意到男子的臉頰上有一道細長的舊傷疤，想是跟人爭鬥所致，不過這疤倒是沒有破壞那張臉的嫵媚與精緻，反而增添了些男性的剛硬來。

雖是打量著舞人，可雪毅塵緩步沿著巷子走時，亦一邊注意著四周情況，只見一幢幢破舊的屋子，人人臉上都有著疲態，彷彿籠罩了灰暗的顏色，他還聽見怒罵或病痛呻吟之聲傳來。

雪毅塵的心越走越沉重。

一些事情，不親眼所見是不能體會的，若沒見到這些掙扎求生的人民，他恐怕不會了解夏慈國的這一面。

「夜離，把御賜的玉果糕點拿出來，分給這些人。」

「是。」夜離雖有些不情願，卻仍謹記主僕的份際，不敢做出踰越或違逆主人之事。

他很快地指揮手下將皇上今天賞賜給王爺的聖品糕點，有條不紊地分發給路邊的貧民。

「王爺，該走了。」很快地發完糕點，夜離走到他身後恭聲提醒。

雪毅塵點了點頭，默默地又看了看周圍的一切，正舉步要走，忽然感到有人拽住他的衣襪。

他一驚，低頭才發現是剛剛看到的小女孩正拽著他。

「蘭兒還想吃……」小女孩嘟著嘴巴，黑亮的眸子滿是希冀的盯著他。

雪毅塵怔了下，剛想安撫小女孩，身後的侍衛已經一個箭步衝上前，揚起手上的長鞭想趕走他。

「住手！」他冷喝一聲。對一個小女孩出手

可落下的鞭子來不及收回，眼看就要甩中她時，一道身影撲了過來，將小女孩抱住，鞭子便落在那人身上。

男子抱著小女孩跪倒在地，後背的衣衫破裂現出血痕，他的身體在微微顫抖，忽輕忽重的呼吸昭示他正隱忍著疼痛，試著平穩住自己的呼吸。

「誰准你們隨便傷人了？」雪毅塵的聲音帶了一點慍怒，看著跪在身側的男子，他驚訝地發現傷者竟是他一直關注著的青衣男子。

「王爺，他們只是為了保護您的安全。」夜離聲音冰冷的替手下解釋。

「她什麼都沒做。」看著在男子懷裡怯怯探出腦袋的小女孩，他冷冷地說。

「她冒犯了王爺。」夜離的聲音依舊沒有感情。王爺乃千金之軀，怎可被這些賤民隨意抓扯，這可是大大的不敬！

「夜離，你這是在頂嘴嗎？放肆！」分明是胡亂傷人，還扯這種理由。雪毅塵皺眉，蹲下身檢視男子的狀況。「我的侍衛太不知輕重，誤傷了你。你還好吧？」他淡聲詢問。

男子沒有回答，只是緊緊抱著懷裡的小女孩，似乎怕別人又要傷害她。

雪毅塵看他的臉色，蒼白得厲害，卻讓他清俊的容顏更有一種動人心魄的力量，而他黑玉般的眼瞳始終不曾看向自己，只是怔怔望著一個方向，帶著濕潤的光澤，眼眶微紅，嘴角倔強的抿著，像是在竭力忍痛。

雪毅塵只覺自己的心臟似乎被牽動了一下，「你沒事吧？」他不禁放柔了聲音。青衣男子的目光這時才淡淡地轉向他，搖了搖頭道：「請王爺饒恕小女的無禮。」

聽到他的話，雪毅塵微微感到訝異，忍不住問：「她是你女兒？」

青衣男子只是點了點頭，並不多言。

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他心念一動。

「小人名喚青嵐。」

青嵐，滿好聽的名字，與他的人也很配。

「你是風月樓的舞人？」想到夜離方才所說，他淡淡地問。

青嵐依舊跪在地上，低著頭道：「是。」

雪毅塵心中微嘆，輕聲說：「起來吧，今日便饒了你女兒，只是以後要好好管教她，別再讓她這樣冒失。」

聽見他只是悅人的舞人時，竟讓他心中有股說不清的情緒，也許是失望，又或許是可惜，總覺得這樣的一個人，不該只是舞人。

「來人，回府。」

「是。」夜離清冷的聲音響起，上前替雪毅塵掀開車簾，待他坐進車裡，一隊的侍衛便開路離開。

那些得了食物的貧民，還戀戀不捨地瞧著雪毅塵離開的方向。

「剛才那人好像是個王爺吧？」

「你不知道嗎？他是咱們夏慈國的毅王爺，就是那位在邊疆打了勝仗，剛得皇上封賞的夏毅王。」

雪毅塵剛回到王府，管家便上前通報。「王爺，您可回來了，方才冷將軍來過。」聽到這個名字，雪毅塵心中一震。那人來過了？

「他可有說什麼？」他聲音略顯急促詢問管家。

「沒有，冷將軍只待了一會兒，因不見王爺回來，便與侍衛走了。離開前只是吩咐小的轉告王爺最近不要去找他，他剛領了皇命，會離開京城幾天。」

冷映色……默唸著戀慕之人的名字，雪毅塵在心中苦笑。腦海中彷彿閃過他說這話時高傲的樣子。

是啊，又有誰奈何得了這位夏慈國戰功最顯赫的將軍？冷映色不僅生就一副絕美的容顏，一身與他容貌不相稱的高超武藝更是讓人讚嘆。

他深受皇上賞識，被允許可自由出入皇宮，這等禮遇連他們這些皇族都無人享有，冷映色在當今聖上心中的地位已不言而喻。

雪毅塵的心裡始終有冷映色，他想他是知道的，只是那人的態度若即若離，讓他難以捉摸。

有時他覺得冷映色的心裡也有他，像是偶爾撞見冷映色用深邃的眼眸注視著他

時；有時他又會笑自己多想，因為冷映色始終保持高傲疏離的姿態，並不與他過分親近，他在冷映色眼中，似乎與其他人毫無分別。

不過就算他對冷映色有難言的情愫又如何？以冷映色那般自傲冷清的性子，要他放下姿態與自己相好，只怕是比登天還難。

所以他一直不曾有什麼表示，害怕得罪了那孤傲的人，就連朋友都沒得做，只能選擇在一旁默默注視他。

忽地，他腦中閃過一道身影，今天遇到的那個舞人，他的身影總讓他與冷映色疊在一起。

兩人是有幾分相像，雖然他沒有冷映色那樣的孤傲高絕，但那雙深黑的眼眸也到充滿了靈氣，身上與冷映色相近的氣息，也讓他有一點心動。

若是這舞人，也許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得到手。

雪毅塵苦笑著想，可他終究不是冷映色，對他的興趣怕也只是一、兩天，並不會長久。

連日參加王公貴族舉辦的宴會，雪毅塵有些倦了，正想打發今日邀他一聚的大臣，對方的話卻引起他的注意。

「白大人的宴席擺在風月樓，那可是個特別的地方，聽說他們的歌舞是京城一絕，不知王爺願否賞光前往？」

風月樓？雪毅塵在心中默默掂量，眼前忽然閃過幾天前的那抹青衣身影。

他既是那裡的舞人，不知今日可否再見到他？

雪毅塵嘴角微揚，巴結的大臣亦眉開眼笑，知悉了他的意思。

風月樓依湖而築，湖光水色，笙歌悅耳。

雪毅塵穿著便服，緩步上了閣樓。

揮退雅間裡欲行禮的大臣，他只是想來看看這裡的歌舞，是否名副其實。

樂聲緩緩流洩，是一曲凌波女舞。

雖說是女舞，但表演的卻都是男子，先前上樓時，雪毅塵已經見過幾個姿態柔媚的舞人，身姿的確撩人妖嬈。

風月之地，本應如此。

雪毅塵的眼神從翩翩起舞的舞人身上移開，神情頗有些不以為然。這裡的歌舞似乎也沒多與眾不同。

正想著，縹渺的樂聲驀然響起，樓下大廳中央忽然出現層層白紗，緩緩飄動。

上下四座皆是掌聲，雪毅塵在樓上的雅間也聽得分明。

「這掌聲是為何？」他淡聲問。

「稟王爺，這是因為要表演『飛天』了。」身後服侍的風月樓小廝忙回答。

飛天？雪毅塵劍眉微挑。

「『飛天』是風月樓的壓軸表演，難度極高，十分危險。舞人必須在空中翩翩起舞，但舞姿縹渺十分動人。」小廝聲音裡帶著討好，知無不言。

雪毅塵點點頭，將視線移到樓下，看那從重重白紗中慢慢露出的修長身影。

是他！

眼神凝視著被白紗半遮半掩的人影，想看得更真切。

沒錯，是那個人。

白衣清素，黑髮如綢。

但他沒有穿青衣，讓雪毅塵莫名有些失望。

青嵐深邃的眸子定定地望著一點，身子隨著音樂款款擺動，每一個動作，都帶著媚惑，清冷而妖嬈。

修長的身形，細柔如蛇的腰身，每一下似無意的扭動，都如風攬亂一池春水，吹在雪毅塵原來平靜的心上。

這時白紗忽地撩起，青嵐的身子也被牽引的繩索拉起，倏地騰空而上，一下子就飛到空中。

在兩旁布幕的撩動下，那身影跟著白紗一起舞動，他忽地旋轉起來，水袖在空中揮出美麗的弧度。

客人們皆仰著頭，發出讚嘆的驚呼。

雪毅塵卻覺自己的心神緊繃，想到那個人也許會掉下來，他竟呼吸一窒，直到一曲舞畢，才鬆了口氣。

「他是這裡的紅人嗎？」雪毅塵的視線從那緩緩落地的身影移回，問著身後的小廝。

「青嵐的舞技在風月樓裡最是高超。他有演出的日子，可是一位難求呢。」小廝恭聲回答，目中卻帶著憐憫。

「他也是小倌？」想起日前聽說的事，雪毅塵沉了聲問。

小廝輕聲一嘆，「舞人的收入微薄，要養活自己都不容易了，更何況他還帶著個孩子，若不賣身哪活得下去？」

「那孩子是他親生的？」他淡聲問。

「稟王爺，那孩子並不是青嵐的，聽說是他妹妹留下的。」

「再者，他那樣子也替他招惹了不少麻煩……」小廝又悶悶地補了一句，很是同情。

聽了青嵐的事，雪毅塵心中沉甸甸的，對這樣的事有些鄙夷，卻又對他有著一絲不捨，視線不禁又落到樓下表演完畢準備退場的青嵐身上。

四下有客人圍上去，想趁機占便宜。雪毅塵見了忍不住皺眉，卻看他不動聲色的閃躲著，真避不開而被觸摸之後也不變臉色，只是盈盈淡笑著離開。

下場後的青嵐對鏡卸妝，因跳舞而畫上了油彩的臉，在鏡中顯得既陌生又妖冶。他一點一點的用手抹著，擦去那些混雜的顏色，鏡中那雙清冷的眼睛，帶著漠然的光芒，失去了在台上時那盈盈的笑意。

「青嵐。」身後有人喚他，是風月樓老闆的聲音。

他起身，轉身之後臉上又掛上了媚惑的笑容。

「顧老闆。」

「青嵐啊，你可走運了，你知道今天誰點了你嗎？」

顧老闆臉上滿是興奮的神色，那眼睛閃著驚喜的光芒。讓青嵐忍不住猜想著他到底拿了多少錢，居然高興成這樣。

但他臉上不動聲色，只是微微一笑，「是哪位貴客點了我？」

「哎呀，那位可真是個大貴人啊！他是當今朝中的大紅人夏毅王。」

聽到這個名字，青嵐清俊的眉宇輕輕皺了皺，隨即又笑得歡暢，「那真是青嵐的福氣了，今天青嵐走了運，竟有幸伺候王爺。」

顧老闆肥厚的手掌拍了拍他肩膀，湊到他身旁，壓低聲音道：「你也知道這人有多尊貴吧？好好伺候著，別給我出什麼岔子。」

「青嵐知道。」他淡聲回答。

「別想背著我偷藏什麼賞賜，若被我知道了，你跟那丫頭就別想活了！」顧老闆瞇起眼，又惡狠狠地警告一句。

青嵐笑了笑，眉尖一挑，「青嵐自是記得自己輕賤的性命都握在顧老闆手裡。」

「哼，你知道就好。要整治你和那丫頭，我有得是法子，就看你敢不敢試。」

等顧老闆走後，青嵐慢慢地坐回椅子上，對著鏡子開始梳頭，墨黑的長髮全都披散下來。他靜靜地梳著，回想起那天遇到夏毅王的情景。

那人看見他的時候，眼睛似乎亮了亮。

青嵐想了想，換上了一襲青衣，瞧著鏡中自己的樣子。

若討好了這王爺，不知能不能讓他把他帶出風月樓？

一直以來他都在找機會離開風月樓。無奈他只是一個舞人，除了跳舞，也沒別的謀生能力，況且他現在是風月樓搖錢樹，時時刻刻都被顧老闆和他的走狗看得緊緊的，想要逃跑，可沒那麼容易。

這風月樓是京城中數一數二的煙花之地，不但打手眾多，顧老闆也與朝中大臣多有交情。

他若要硬拚，只怕他和蘭兒都會死於非命。

他雖背著顧老闆偷偷藏了一些錢，但平時也不敢隨便拿出來用，是等著逃出這裡後，和蘭兒兩個人生活時再用。

所以他一直在等，希望能遇到個權勢極大的貴人將他們弄出這裡。

可惜歡場之中多是薄情縱情的惡人，自己又是男兒身，願意將他買回府裡的，他是一個也沒遇到。

現下遇到這個夏毅王，也許是他的機會。

青嵐的眼中閃過一抹精光，接著對著鏡子勾起唇角，泛起一個媚惑至極的笑容。

## 第二章

「王爺，那舞人帶來了。」夜離開了門，淡聲向王爺稟報，望向身邊青嵐的目光充滿了冷蔑。

青嵐心中冷笑一聲，仍不動神色的站在他身旁，保持柔順的姿態。

「進來吧。」華美的室內響起一道低沉威嚴的聲音。

等夜離垂首關門離開，青嵐便走了進去，很快看見那個坐在椅上的俊朗男人。他穿著一件繡著皇室紋樣的月白色織錦長袍，襯著他頗長的身形，更顯風流倜儻、高貴優雅，那姿態怎麼看都不是平常那些客人可比的。

青嵐本來怔怔的瞧著，可想到這裡是什麼地方，心中不禁嘲諷，是王爺又怎麼樣？即使看起來再高貴，終究也只是一個性喜漁色的男人罷了，不然怎會來此風月之地。

「小人青嵐拜見王爺。」他收斂心神，恭敬地行禮，一襲青色紗衣隨著他修長的身形撩動，看上去嫵媚動人。

青嵐知道自己什麼樣子最美，他有自信這個模樣定會讓這男人為他著迷。

既然他找了小倌，自然是此道中人，也不必裝什麼清高了。

「起來，坐吧。」雪毅塵淡聲道，一雙墨黑的眼眸一直注視著青嵐，似有深意。青嵐微微一笑，不介意他迫人的打量。事實上，他的眼中若是再多幾分痴迷，他會更滿意。

可惜這男人只是眼神幽深地望著他，並未顯出半分痴迷或猴急的樣子。

青嵐輕咳了一聲。「王爺可想要喝茶？青嵐準備了風味特殊的梅子茶，讓青嵐替王爺倒上一杯吧。」

他故意備茶而不是酒，是想引起男人的注意，以為他與尋常小倌不同。通常這種時候應該要醇酒美人，縱情一樂，不過面對這個人，他可不能用一般方法對付。接過青嵐遞來的茶，溫溫的，帶著梅子的香味，雪毅塵輕啜一口，一股甘甜微酸的味道在口中蔓延開來。

「好茶。」他墨黑的眼，讚許地看向青嵐。

青嵐微微一笑，「王爺喜歡就好，這是我家鄉特有的梅子茶，酸甜可口，喝了不但生津止渴，亦可解酒。」

他擺出討好逢迎的姿態，但卻沒在雪毅塵的眼中看到歡喜，對方的眉心反而蹙起，看著他的神情似乎有些不快。青嵐微怔，不知自己哪裡沒做好，竟惹了他不快。

「你倒是會討好客人。」雪毅塵的語聲微冷，看著眼前這笑顏如花的青衣人，倒覺他與冷映色不怎麼像了。冷映色絕不會像他這樣逢迎自貶，也不會出現這樣討好人的神色。

青嵐心念數轉，想著他話裡的意思，故意蹙了蹙眉，淡聲道：「您是王爺，又是貴客，我不討好您，難道還要得罪您？」

雪毅塵因他的話心中一動。「這麼說來，你也是不願意的？」

青嵐見他緩了臉色，覺得自己找對了方向，便收回笑容，擺出清冷的姿態，語氣微冷地道：「青嵐不過是一個區區舞人，沒什麼願不願的，王爺請不要笑話青嵐。」

「前幾日遇見你，你替那個小女孩挨了打，她是你妹妹的孩子？」見他似乎有些不快，雪毅塵轉了個話題。

青嵐眸色一黯，「是，蘭兒是我妹妹的孩子，我苦命的妹妹在生蘭兒時難產死了，而蘭兒的父親是她的恩客，卻連她自己都不清楚是誰。」

雪毅塵微驚。「你們兄妹……」

青嵐深邃的眼眸望向他，語氣幽幽道：「我兄妹二人皆娼優，王爺沒見過這樣悲慘的人家吧？」

雪毅塵看著他，沒有說話。

青嵐收回目光，站起了身，忽然吹熄了桌邊的燭光。

「夜已深了，讓青嵐伺候王爺休息吧。」

雪毅塵怔了一下，竟有幾分尷尬。雖然他並不是第一次到青樓玩樂，但上一刻還在與這人說著那麼沉重的話題，下一刻居然就要上床？「其實你不必……」他心裡忽然有些不忍，並不想為難對方。

青嵐卻輕輕貼了過來，在視線不明的幽暗室內，雪毅塵更清楚的感受到對方身軀的柔軟，和一股淡淡的暗香還有溫暖。

兩人貼近到呼吸交纏的距離，青嵐媚惑的聲音輕輕響起。「青嵐不做不願的事，因為是王爺才……」他知道這句話聽在任何男人的耳裡，都很受用。

對方已經明顯表達了喜歡自己的意思，雪毅塵想，再推辭，未免有些矯情，再說他也不想做柳下惠。

他叫他來，本就想縱情一夜而已。

雪毅塵一隻手托起青嵐的下頷，深沉的眼眸凝在那張清俊的面容上。

青嵐微微一笑，手指順著他的手撫摸上去，柔韌的身軀再次貼上。不確定雪毅塵是不是要他吻他，青嵐只敢小心翼翼親吻他面頰，然後順著脖頸的曲線一路滑下，柔軟的嘴唇細細輾轉，帶上迷人的誘惑。

安靜溫暖的室內，可以聽到雪毅塵漸沉的呼吸。

青嵐因此大膽了幾分，解開他衣衫，撫摸進去。

雪毅塵驟地大力推倒青嵐，翻身將他壓在身下，絲綢紅浪間，襯得青嵐那俊美的面容益發妖嬈動人。

青嵐那雙漆黑的眼，帶著一絲火熱，一眨也不眨地望著雪毅塵。雪毅塵可以從他眼中讀到他的渴望，這份渴望也大大取悅了他。

他喜歡青嵐這樣不加掩飾的表露自己的慾望。

他俯身上去，熾熱的嘴唇覆住青嵐的，吮吸啃咬，汲取對方口中香甜的氣息，將他完全掌握在身下，為所欲為。

青嵐與他熱烈的交纏，時而挑逗似的躲開，嘴唇微張，任由上方的男人強勢侵入，但他那熾烈渾然的男性氣息卻教青嵐有一瞬間的失神。

雖然他打算勾引住他，讓他滿意，但他沒料到自己在與他交纏間會真的情動，這令青嵐微微心驚。

這是從未有過的情況，他一向明白何時該迎合、何時該表現渴望，每一種情緒他都收放自如，讓自己以最省力的方式討得客人的歡心。但是遇見雪毅塵之後，那些迎合似乎變得有些微妙了，分不清哪些在作戲，或全是情不自禁。

青嵐因失神而有些轉淡的神情，反而越加令雪毅塵歡喜。

暗影朦朧中，那雙深黑的眼眸，像極了他愛的那個人。

他輕咬著他的唇，大手也急切地剝開青嵐的衣衫。

溫暖滑膩的肌膚，一摸頓生銷魂之感；柔韌的腰因他大手的反覆揉捏而有些顫抖，但隨即又充滿韌性的逢迎上來，挑逗著雪毅塵的感官，讓他感受到某些不曾有過的急躁。

他居然迫不及待地想占有他。

青嵐對他的影響，令雪毅塵微微驚訝。不過他可以預料到，這會是一場愉快的歡愛，是以心裡對自己的急躁並不排斥。

他修長的手指沾了些潤滑的藥膏滑入那密閉的幽穴，沁涼的感覺教青嵐有幾分顫慄，柔軟的身體因此更偎向雪毅塵。

這男人真是俊朗得過分。此刻脫了衣服之後，他才發現，雪毅塵矯健的身軀宛如獵豹一般，在幽暗的月色下，隱約可見蜜色的肌膚帶著誘人的光澤，那肌理分明的條線，透著攝人的氣魄。

青嵐有些迷離地看著他，竟不好意思看向他那昂揚的慾望。

男人手指的抽動讓青嵐輕輕呻吟，他柔韌的腰肢隨著男人手指的進出而輕輕擺動，做出迎合的姿勢。

雪毅塵目光一沉，抽離手指以自己勃發的性器取代，猛然一挺，瞬間刺入。

青嵐感覺到些微痛楚，然而他並沒有吭聲，反而以深深的呼吸放鬆身體去包容男人。

他給他潤滑的藥膏想必是宮中祕藥，那的確讓他好受許多，他曾經歷過更難受的情事，比起來，這個男人算待他很溫柔了。

青嵐心底恍惚，神思有些混亂，只能隨著男人逐漸加猛的攻勢而扭動著身體。

「啊……」他發出低低的呻吟，那是一種媚惑的音調，他深知在這時候要出聲，這樣沙啞又有些沉醉的聲音會取悅男人。

果然，那在他身上馳騁的男人，他熱情的進犯又凶猛了些。

隨著他頻繁進出、摩擦，青嵐只覺身下益發熾熱，身體彷彿燃燒起來，每一下深入淺出的摩挲深搗，都讓他的身體情不自禁地激起顫慄。

那些酥麻綿密的感覺教他抑制不住的顫抖喘息，感到一股從未有過的歡愉，似乎要將他的思緒都一併燃燒。

「啊！」他仰頭輕叫，在被男人猛烈頂入感到失神的瞬間，身體裡彷彿融入了極大的喜悅，綿密的四處散播，教他像是連骨頭都酥軟了，忍不住貼向那矯健雄渾的身軀。

雪毅塵熾熱的嘴唇又湊上，吻住了青嵐溫暖的唇，迫使對方張開嘴唇，迎接自己的掠奪。

身下狂猛的入侵越加肆無忌憚，雪毅塵十分沉浸在這場性愛中。

他的手指撩開青嵐臉上濕漉的黑髮，清雅的面容露了出來，此刻還帶有幾分情慾的淡淡緋紅和媚色，讓他更加心動，那深埋在溫暖身體裡的慾望又脹大了幾分。雪毅塵吻過他下頷，順著脖頸的曲線輕咬下去，身下隨即一個猛烈的抽送，灼熱摩擦而過的激流，讓兩人同時顫慄。

青嵐迷離地低吟著，不斷送入的碩大慾望教他感到蝕骨的情慾浪潮，幾乎要將他淹沒。

這激情讓人有些害怕，青嵐覺得自己好像置身在懸崖邊，既留戀那火熱與甜蜜，又怕一個不小心就會因此粉身碎骨。

他顫慄著，理智令他有些想要推拒，卻被男人緊緊抓著腰間，不住孟浪的需索。雪毅塵堅實的身體雄健又充滿力量，讓與他火熱交融的青嵐有些意亂情迷的放棄抵抗。

「映色……」

男人忘情吐出的名字，使青嵐迷離的思緒恢復了一絲清明，他整個人顫了顫，試圖從他急促的呼吸裡找到自己方才聽到的名字。

雪毅塵摟著他又一波勇猛的推送，激烈震盪中，那名字又被忘情地喚出。

「映色，映色……」

青嵐聽得清楚，張開水霧的眼眸，看著那被激情灼燒的男人，他俊朗面容上雙眸緊閉，沉溺在這激越的歡愉中，喊著他在意的那個名字。

原來他有喜歡的人了……

青嵐的嘴角微翹，有些想笑，但是心上的某個地方卻像被捅了一下，令他無法再像剛剛那般感受到熱情甜蜜。

他閉上眼，攀附著男人的身軀，越加媚惑放浪的迎合，喉中逸出嗚咽又忘情的呻吟。

沒關係，王爺喜歡誰與他無關，他只想利用這個男人離開這裡。

只要能取悅他，讓他滿意，自己就有機會了。

青嵐迎合著雪毅塵越加狂浪的索取，不住地扭動搖擺身軀，看著被浪掀起紗帳搖曳，眼前卻漸漸模糊了。

早上待雪毅塵沐浴過後，青嵐伺候他穿上衣服，撩過男人墨黑的長髮，青嵐只覺有些惆悵。王爺走了後，不知還能不能再見到他？

這情緒與念頭令他微訝。他為什麼有這樣奇怪的想法？他明明只當他是離開風月樓的機會啊，怎會對他的離開感到不捨？

青嵐深吸一口氣，讓自己恢復平靜。

他這是怎麼了？伺候這男人必須更加小心翼翼才行，若是沒有做好，他的願望就不能達成。

雪毅塵深黑的眼眸淡淡看了他一眼。「我走了。」

青嵐跪下身子，輕聲道：「恭送王爺。」

始終低著頭的青嵐在男人走出屋子後，才抬頭望向他消失的地方。

他心底是失望的，一夜纏綿並沒有讓男人對他表示出不捨，這表示距離目的達成還很遙遠。

但他不能太過急躁，只能等男人再來找他。

若是他不來呢？腦中突然閃過這問句。

青嵐怔了怔，對事態將如何發展並沒有太大的把握。

離開風月樓後，青嵐立刻到藥鋪抓藥。蘭兒最近得了風寒，病情遲遲不見好轉，常常燒才剛退沒多久，就又燒起來。

而那藥鋪的王掌櫃也不是什麼善類，找到機會就吃吃豆腐，他又不敢輕易得罪他，只希望他能替蘭兒配上些較好的藥材。

付了錢拿了藥正要離開的時候，青嵐躲不掉，被這噁心的男人在腰間掐了一把。

「青嵐，過幾天我去風月樓，你可不要不理我啊。」王掌櫃油光滿面的臉，露出了下流的笑容。

青嵐敷衍地笑了笑。「自然，王掌櫃是熟人了。」

在藥鋪裡的其他客人見了，全都用輕視的眼神看他，即使走出藥鋪，都還能感到到周圍人鄙夷的眼神。

他們風月樓的舞人，在京城裡是最微不足道的卑賤人物，走到哪都會被人指指點點的。

即使像剛才那樣被占了便宜，被看不起的也只會是他們，而不是王掌櫃。

青嵐心中冷笑，更加堅定要把握住夏毅王這貴人，離開風月樓的決心，但此刻更擔心蘭兒，拿緊了藥帖往家裡去。

他將蘭兒托給附近的劉婆婆照顧，那老人家心腸極好，並不會對他的身分感到介意，倒是她家中的兒子媳婦，對她幫忙照顧蘭兒頗有微詞。

好在青嵐給的銀兩不少，抵得過他們農民平日耕田的收入，這才留住劉婆婆。

「青嵐，你回來了。」劉婆婆正撩開簾子從房裡出來，撞見剛進門的青嵐。

「婆婆，蘭兒怎麼樣了？」青嵐擔心著蘭兒的情況。

「沒事，你放心，昨天的藥她喝下去之後睡得安安穩穩的，這會兒還直喊肚子餓呢。」

「多謝妳了，婆婆。」對方的話讓青嵐稍稍放寬了心，接著把這個月的月錢交給她。

劉婆婆卻推拒著不肯收下。「你賺錢也不容易，還是拿回去吧，老婆子回家就說你已經給過了。」

「這可不行，萬一他們問起……」

「老婆子我也有私房錢的。」劉婆婆笑了笑，還是想把錢還給他。

「婆婆，妳就拿著吧。」青嵐不想給她惹麻煩，再者，他也需要劉婆婆繼續幫忙照顧蘭兒。

「唉，你這年輕人。」劉婆婆嘆了口氣，望著他的目光中有憐憫。

「爹爹，我肚子餓。」蘭兒的聲音突然響起來，青嵐低下頭，就見那小丫頭揉著眼睛自房中走出，白淨的臉龐有些可憐兮兮地望著他。

微微一笑，他蹲下身抱起她。「好，這就給妳煮好吃的，先跟婆婆說再見，她要回去了。」

「嗯，婆婆再見。」蘭兒很乖的說。

劉婆婆將他們的一舉一動看在眼裡有些心酸，她知道這孩子的爹是做什麼維持生活的，很同情他們父女倆。

這地方雖都住著一些貧民，但像青嵐這樣的娼優是最被看不起的。平日裡上門欺負、找麻煩的人也不少。

青嵐時常都是能避就避，再不然，挨幾下打也就息事寧人了，倒可憐了這乖巧的女娃，不知何時才有好心人能幫幫他們……

晨曦透過窗櫺射進來，青嵐感覺身邊有動靜，矇矓地睜開眼，發覺雪毅塵已經起身了。

「要走了嗎？」他低聲問。

雪毅塵修長的手指掠過他臉龐，「今日要出城辦事，這幾日都不會來。」

青嵐感覺自己心中彷彿被牽動了一下，他不喜歡這種感覺，所以極力拋開，卻更心浮氣躁。

與雪毅塵來往已經近一個月了，這個王爺除了每隔幾天來找他之外，並沒有更多的表示，是他做得還不夠好嗎？

「我有點捨不得王爺。」想了想，他露出黯然的神色，讓自己的表情看上去十分憂傷脆弱。

他對自己此刻的樣子很有自言，墨黑的眼瞳如帶了霧一樣，這惹人憐的樣子，應該可以打動對方。

雪毅塵見了手指扣住他的下頷，不過男人只是凝視著他，卻沒有說出他想聽的話。青嵐聽得到自己心臟的鼓動聲響，他想著該怎麼收尾，對方沒任何表示，顯然這個男人並不如他想的那般留戀自己。

「你想要什麼？」雪毅塵沉默許久後問，聲音有點低沉，神色間似乎有了不悅。青嵐心一緊，忙披了衣服，匆匆下床跪倒在雪毅塵腳邊。

「王爺，小人錯了，小人並沒有任何非分之想，只是單純捨不得王爺。」他語氣驚駭，聲音聽起來有些發顫，希望能令對方相信。他低著頭，心裡寒涼無比，難道他會這樣錯過這次機會？

如果要離開這裡，這個人是最好的人選。

顧老闆的手段再怎麼卑劣惡毒，到底不敢惹上雪毅塵，若是換了其他人，就算花上大筆的贖金，也未必可以把他弄出去，他不能錯過啊……

雪毅塵收回目光，淡淡的說：「記住，你只是一個小倌，別有什麼多餘的心思，我最討厭心眼多的人。」

「青嵐記住了。」他心中一顫，知道自己已經失敗了。

他甚至還沒來得及對這個男人說出自己的要求，就被拒絕了。

雪毅塵離開了很多天，青嵐的日子變得更難過了。

他偷藏著的銀兩被發現，除了挨了一頓打，銀兩還被搶去，讓他實在心疼。好在他分了幾個地方藏，這次只被發現一部分，但小蘭因此被嚇到，搜著他一直哭。

一定要快些脫離這個地方。他想了又想，決定對自己狠一些，試最後一次。所以某天在風月樓跳舞的時候，他事先在繩索上動了手腳，才剛被吊起來，繩子便斷了，他倏然從高空墜落。青嵐摔時還留了心，只想要摔傷腿，讓自己躺個幾天。

這一摔果然如他所願的躺在家裡，讓顧老闆的臉黑得跟天上烏雲一樣，送他回家離開時還不忘惡狠狠的警告，叫他不要裝模作樣，一好就快滾回來。

他身體雖然痛著，躺在床上時卻露出了微笑。

他打聽到了，雪毅塵這幾日已經回來了，定會知道他摔傷了。

只要他來，自己便還有希望，他若是不來，他今後也不必再打這個人的主意了。

雪毅塵不知自己怎麼會為了個舞人，特地站在這裡，但對著眼前破敗的屋子，他很難想像到了冬天，住在這樣的屋子裡該如何生活，竟有些憂心。

青嵐拄著棍子推門出來，看到門口站著的人時，神色僵了一僵。

他已換下青紗舞衣，穿著雪毅塵初見他的那件青袍，雖破舊的打了補丁，卻不失整潔。

雪毅塵見他痴痴愣愣的樣子，不禁嘴角微彎，笑了出來。

「王爺，您……」

青嵐像是被嚇到了，好半晌才想起要跪下來行禮，雪毅塵看到他包著厚厚紗布的腿，還有蹣跚的動作，阻止了他。

「這次准你不必行禮。」他淡聲道。

他是自顧老闆那聽到他摔傷的消息才過來的，雖然他也摸不準自己的心思，不明白自己為何為了一個舞人跑來這裡，只是當他沒看到青嵐，又聽說他傷得很重，還是忍不住過來看一看他。也許他只是不忍這個氣質很像映色的人受傷吧。

分析著自己複雜的心緒，雪毅塵率先走進了屋內。

他的侍衛們站在門外，驅散好奇圍觀的人群。

雪毅塵還沒坐下，一個小人兒便竄了過來，抓著他衣角。

他知道是那個小女孩。

「妳叫蘭兒吧？」他低頭微微一笑，盡量柔和了神色看小女孩。

她點點頭，雖然神色有些怯怯的，不過圓圓的眼睛仍專注地盯著他道：「叔叔，你還有那天的糕點嗎？」

五歲大的孩子忽然問起這個問題，讓不忍心看見她失望的雪毅塵俊朗的面頰浮現一絲尷尬之色，「抱歉，今天沒有。」

蘭兒露出失望的樣子，緊拽他衣角的小手放了開來。

「蘭兒，過來。」青嵐喚她，擔心孩子的舉動又會引來雪毅塵侍衛的傷害。

蘭兒一被青嵐抱住，便縮在他懷裡，一雙黑亮的眼仍好奇地瞧著雪毅塵。

「傷好點了嗎？」雪毅塵看著青嵐，出聲問他。很奇特的，每次與他面對面，心總會多一分柔軟。

青嵐點點頭，「多謝王爺關心，小人的傷好多了。」

雪毅塵一時之間不知該說什麼，只好環視四周，打量起這灰色的屋子。

雖然幾乎沒有擺設，但收拾得還算乾淨，只是這鄙陋的屋舍，又怎能為人擋風遮雨，裡頭甚至還住著一個小女娃。

雪毅塵的視線落到蘭兒身上，見她一副很想靠近卻又不敢上前的樣子，他不禁露出笑容，向她伸出手，「過來吧。」

她其實並不怕這個陌生的叔叔，覺得他很好看，而且他身上有好聞的香味，總讓她想起那天好吃的糕點。

於是蘭兒一聽他允許，就撲到雪毅塵懷裡蹭了蹭他，還深深嗅了下他身上的味道。

雪毅塵被她逗笑，看向青嵐說：「這丫頭倒是可愛。」

青嵐笑了笑，「只要王爺別見怪就好了。」語氣仍有擔心。

「本王還不至於和個小女孩計較。」說著，雪毅塵想到那天侍衛竟揮鞭想打蘭兒，便有些困窘，一時無語。

此刻，小女孩肚子咕嚕嚕叫起來，讓雪毅塵面露訝異，心上有幾分難受，他瞧了瞧蘭兒，再看看身後艱難站立的青嵐。青嵐這一受傷，他們的日子是更難過了吧。

「夜離。」他忽然喊了聲。

「是。」門外的忠心侍衛長聞聲立即進來。

「帶這孩子去吃點東西，看她喜歡吃什麼就給她買什麼。」雪毅塵淡淡的吩咐。

「是。」夜離低頭看了看還蟄在雪毅塵懷裡的蘭兒。小女孩看向他的神態怯生生的，令人生了份憐惜，雖然不喜歡那舞人，但對這小女孩卻討厭不起來，想到那日她差點被手下鞭打，他也反省過是自己手下出手太重。

「過來吧。」他放柔了聲音，讓自己看上去沒那麼嚇人。

蘭兒還是有點畏縮的，回頭看看青嵐，可青嵐還沒出聲，雪毅塵便柔聲說：「蘭兒，跟著夜離叔叔去吃東西吧，他會給妳買很多好吃的東西。放心，他一會兒就會帶妳回來。」

「爹爹……」蘭兒遲疑地看著青嵐。

青嵐點了點頭，辛苦地走過去摸了摸她頭髮，輕聲說：「蘭兒乖，去吧。」

蘭兒被夜離帶走，室內只剩下雪毅塵跟青嵐兩個人。

青嵐想他是有話要對自己說，才把蘭兒支開。

「你一個人帶著蘭兒多久了？」

「蘭兒今年五歲，從她一出生，我便帶著她了。」

「你一個舞人，帶著這麼小的孩子，日子過得很困難吧。」

青嵐嘴角勾起，有些冷冷的嘲諷，「還好，只是剛開始想給孩子找奶喝時，差點被別人亂棒打死。蘭兒是個苦命的孩子，從小就沒喝過幾頓奶水，我只能用米湯餵養她。可沒有誰願意接濟我這個舞人，見了我是人人喊打、人人欺侮。」

「你沒想過要離開風月樓嗎？」雪毅塵被他清冷嘲諷的口吻弄得有些心煩，不知怎麼的，他的情緒似乎也傳遞給自己，他能想像那些掙扎求生、受欺侮的畫面，不禁心疼。

「想，我每一天都想，但顧老闆在京城裡的勢力很大，即使我想逃，也逃不出他

養的那幫打手，萬一不幸被抓回來打死了，也不會有人制裁他，他結交的那班王公大臣自會保他。但我若死了，蘭兒又要怎麼辦？我沒有本錢與他便拚。」青嵐看著他道，眼神中是滿溢的無奈與哀戚。

雪毅塵面色微凝。「沒有人為你贖身嗎？」

這句話讓青嵐笑了起來，那笑容似嘲弄又似憂傷，「您以為會有嗎？像我這樣的人，哪有人會真心對待我？還不是視我如玩物，豈會有人想替我贖身，更別說我是男子，願意在府裡養著男寵的自是更少。」

「你想我替你贖身？」雪毅塵心念一動，想到那天青嵐似有所求的樣子。

聽到他這句話，青嵐心一跳，面上卻露出黯然的神色，低聲道：「我雖想，卻不敢奢望。」

這句不敢奢望讓雪毅塵心中一悸，有種說不明的感受。

青嵐那柔韌的身軀在他的記憶中很清晰，但此刻面前的他看起來卻如此脆弱無助，似乎只要遇上風雨就會摧折。

再想起那在自己懷裡要著糕點的可愛女孩，若是出生在好人家，現在應該是享受疼寵的年紀，而不是這樣跟著這個舞人飄零無依。

青嵐這次只是摔傷了腳，下一次萬一掉下來沒了性命，那小女孩又有誰來照顧呢？

雪毅塵想著，竟怔忡了片刻。

青嵐一直暗暗觀察他的神色，心底雀躍，只覺自己的奢望有了轉機。

他斂了眉目，不敢大意半分，忽地不顧傷腿跪了下來。

「青嵐求求王爺，將青嵐贖出風月樓吧？青嵐會做牛做馬來報答王爺，不管什麼粗活都願意做，只求和蘭兒能有一頓溫飽。若是繼續留在風月樓，青嵐總有一天會死在裡面的！」

他說得聲淚俱下，如此誇大的反應雖是演戲，但他並沒有說假話。如果繼續留在風月樓，他真的擔心自己會沒有命照顧蘭兒。

雪毅塵托住他雙臂，將他拉起道：「你先起來說話，腿不是傷了嗎？這樣跪著，傷勢再加重怎麼辦？」

青嵐凝視著雪毅塵，似在等他的回答。

「若我帶你離開風月樓，你願意做我的男寵嗎？」雪毅塵深深地回望，想確認他的意願。

青嵐心中一震。「青嵐不敢做非分之想，不管王爺要青嵐做什麼，青嵐都願意。」這話答得自己也覺得虛偽，當男寵與當小倌也無太多差別，若是可以，他自是不願意，但他又怎麼反抗？而這夏毅王還裝什麼樣子呢，他想為自己贖身，自然是要他做男寵服侍他，又何必多此一舉問他願不願意。

「你最好記住自己的話，謹守本分，不要有非分之想，否則你會後悔離開風月樓。」雪毅塵低沉的聲音響起。

他雖是得到了承諾，但對方的話卻像另一塊巨石壓在青嵐的心上。

不管怎樣，這人都是能讓他離開風月樓的唯一浮木，他說什麼都要緊緊抓著。至

於進去王府會如何，他會小心應對，步步為營，無論如何，也比死在風月樓強。青嵐在心中暗想，而且或許等雪毅塵厭倦他之後，會給他些銀兩讓他離開。這一個多月的接觸，讓他明白雪毅塵並不是壞人，應該不會為難他這小小的舞人跟小女孩才對。

再往好處想，若自己能討得他的歡心，坐穩了位置，那以後他跟蘭兒的生活可就衣食無憂，不必到外面去任人欺負了。青嵐仔細思忖一番，覺得確實怎麼想都比在風月樓強上許多，便低頭做出謙卑的樣子。

雪毅塵看他誠懇謙遜的模樣，卻是輕嘆一聲，淡聲道：「好，就這麼說定了，我會帶你離開風月樓，但你也要記住我的話，別做任何多餘的事，否則就別怪我不客氣了。」

Crescent